

余受之：第一條小船家的起始

一條小船的大公司

余受之

中國原是以農立國，要由農業走向工業化，最需要的是科學管理的企業，和有現代頭腦的企業家。

四川是一個山嶺環繞的盆地，雖然物產豐富，號稱天府之國，只因交通困難，風氣閉塞，工商事業，較沿海各省為落後，但在抗戰前十年間，異軍突起，稱雄於航業界，為國人揚眉吐氣的，有盧作孚先生主持下之民生實業公司。

我的家鄉——宜賓，位於金沙江（揚子江上遊）與岷江交流之處。當我還是兒童的時候，便有小火輪航行於重慶、宜賓間。讀中學時，我已知有民生公司，但我同民生公司發生直接關係而為該公司所屬之一員，則是民國二十二年的事。

二十二年秋，民生公司在成都招考練習生，由宋師度先生主其事，一時轟動，報名投考的有好幾百人。那時，我在成都讀書，有友好某，挽我「代考」。我以隨便的態度，將考試應付過去，那位朋友怕「露出馬腳」，不敢去重慶報到，事後我亦將這事淡忘了。

殊不料事有弄假成真者。就在那一年的冬天，我家經營的茶莊發生火災，瀕於破產。我為減輕家庭負擔自願報學，到社會去謀生。但是去那

裏呢？一時觸動靈機，不如到民生公司去。因此，我由成都回家之次日，即搭輪赴重慶。宋師度先生是民生公司總務處的經理，他一見到我，似曾相識，我亦坦白告訴他在成都代考的經過。他對我之來，表示歡迎。這樣，我便進入公司做一名練習生。

宋先生派我在文書股工作，最初只是抄寫一些文件。我於公餘之暇，每喜閱覽書報，又因少年氣盛，對於公文方面我認為不甚妥當的，輒為更易數字，為該股主任所不喜。但宋先生對我甚為賞識，有時叫我擬稿，主任亦無如之何。

我工作不久，感於文書股之呆板單調，學不到什麼東西，就向宋先生提出要求調往上海分公司服務。宋先生溫言勸慰，謂我初來不久，須待各方面事務熟練之後，當有機會升調，但我看公司的人事情形，終覺升遷不是一件易事。

二十三年春，四川地方銀行招考行員，試用期間，月薪是四十元，比我在民生公司的月薪多出五倍（那時我的月薪僅有八元）而且我亦想向各方面發展，多學一點東西，遂不覺怦然心動。

又過了兩天，宋先生叫我去講話，首先他責備我，未經核准告假，擅自外出，公司為維持法紀，不得不將我記一次小過。同時，他又說我工作的成績很不錯，將我薪水加到十四元，同助理員的待遇。（這是破例的。從來沒有一個練習生能在三、四個月之內升上助理員。）記過又加薪，真令我啼笑皆非。

又過了幾天，盧作孚總經理召見我，亦是安慰我一番。他考慮將我調往總理室服務。也許因爲一時沒有缺額，我等不及調職便離開公司了。

「跳槽」不成，我離開公司之意已決，便請

准我假。我顧不得許多人，叫茶房將假條送往經理室，我便外出應試。待複試揭曉，我竟名落孫山，心想其中必有蹊蹺，遂直接寫信與地方銀行總經理康先生（不知是康心如先生，抑係康心之先生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。）問以爲何不被錄取的理由？康先生復信，約我於星期日去其家面談。

我依約而往，他告訴我，以我的成績，應在錄之列，但因盧作孚先生向他求情，要留我在公司服務。盧先生是地方銀行董事之一，他不能不答應盧先生的請求，康先生並且安慰我說：「既然盧先生這樣看重你，將來必會重用，只要前途有發展，在公司與在銀行還不是一樣。」

（38）

口要往上海會晤我的親人，向公司告假。宋先生已經看出我的心事，但他知道無法阻止我，便給我由重慶到上海的來回船票，並且要我於會晤親人之後，仍回公司服務。這樣，我便拿了在公司半年節省下來的二十五塊大洋，搭公司免費的船到了上海，開拓我海闊天空的世界。

我在南京考取官費學校之後，便將回程船票寄回公司，並寫信給宋先生，致謝他對我的愛護。

再過兩年，我由南京回家，經過重慶，特往公司拜訪宋先生，他很高興見到我，並且對我刮目相看，徵求我是否願再回公司擔當一個主任的職位。我知道公司的階級，由練習生助理員、辦事員而升到主任，最快亦要六七年的時間。他一下提升我作主任，算是很器重我了。但我那時已決意去墨西哥出任中華學校校長，對於宋先生的盛意，只有婉謝。

再過九年，我由墨西哥回國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國旅行社偶然遇着盧作孚先生（他亦住在該招待社），是余受之，「那時盧先生剛由加拿大買船回來，準備於勝利之後，擴充沿海及遠洋航線，這是我和盧先生最後一次的晤面。

我在民生公司服務的時間不過半年，而且我是懷着不滿心情離去的；但是我對於盧先生和宋先生始終表示敬佩，尤其是對於民生公司所建立的企業制度，以及對於員工的福利和康樂設備，至今我仍認為是很少的公司所能企及，而有深切的懷念。

民生公司的中下級職員大都是經過考試錄取的，所以工作能力相當的強。進了公司之後，仍隨時加以訓練和考核。每個星期一有週會，全體職員必須參加，由處總經理親自主持，各股輪流有工作報告和檢討。晚間可隨各人興之所近，參加講演會、音樂會等。圖書館的書籍雖不算多，但大體上各科俱備，此外，公司尚辦有一個定期刊物，俾各職員對於公司的消息和業務有全面性的了解。

公司的待遇並不高，但對於員工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各方面則設想頗為周到。全公司職員，除茶房另着藍色制服之外，上自總經理，下至練習生，均着三峽布的中山裝（三峽布廠是公司有關織織之一，公司職員半價優待）職員伙食由公司供給，饭菜一律，總經理亦和我們同食。

爲重公共衛生起見，每人有兩對筷子，一對菜，一對送飯。住的方面，單身漢住公共宿舍，有眷屬的則住獨立宿舍，均由公司供給。

至於康樂設備，可說應有盡有，下棋、彈琴、打球、唱歌、各樂其樂，各適其適，公司並請有人來指導練習京戲，可以正式彩排。每個星期日都有短足旅行，由各職員自由報名參加，交通工具食宿都由公司供給。每季並有規模龐大的集體旅行團。我曾經參加一次合川旅行，沿途招待遊覽節目，布置得有條不紊。在北碚住宿時，受到峽防局之款待，用花瓣在雪白的柏布上布置歡迎圖案，別出心裁。亦就是那次旅行中，我在四川第一

次坐火車，是天府礦業公司運煤鐵路上所掛的客車，至今我尚留有深刻印象。

民生公司所以有輝煌的成就，不能不歸功於

盧作孚先生，盧先生並沒有高深的學歷，相貌亦不驚人，但他有頭腦，有眼光，肯學，肯幹，苟且，不畏難，堅忍卓絕，以畢生心血貢獻給公司。他常說：只要肯想辦法，肯做，沒有不成功的道理。所以他以一條小船起家（就是「民生號」）發展到近百艘的大船由重慶合川間的短航，發展到全長江和沿海。打倒外輪，挽回利權，爲國家民族爭光。如果不是大陸赤化，他自己也被何北衡誘回大陸終於自殺的話，前途實未可限量。

近來臺灣經濟起飛，新的企業和新的企業家接踵而起者大有人在。但想像四十年前尚未統一的中國，四十年前尚在軍閥割據下的四川，能有新的企業如民生公司，新的企業家如盧作孚先生，可說是極其難得，此我之所以至今日猶懷念不已。

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於墨西哥

請 購 存 內 容 精 彩 有 永 久 價 值 的 中 外 雜 誌 合 訂 本：

第一卷 平裝三十五元
第二卷 平裝四十元
第三卷 平裝四十元